

平常手拿刀鏟的媽媽們，
在忙於家事之餘，
拿起筆寫下了她們對生命力的感受。

苦楝 《戀》

文·圖 / 雨軒

十二年的苦戀，
所等到的卻是一場空。

這幾年天母一些新開的地下名店街，如雨後春筍般地一家一家大張旗鼓，一些商品價錢貴得令人咋舌，吸引著一些有錢的少奶奶穿梭其中，以至於天母現在標榜的是：有錢人的徒步區；而我這小小的藝品店也在這徒步區裡，屹立了五年之久。

夏天的午後，總會冷不防來一陣大雨，把馬路上的柏油澆得吱吱作響，街上的行人此時就會像熱鍋上的螞蟻四處逃竄，地面上的白煙熱氣似乎無孔不入，隨著汗水緊貼著全身細胞，令人覺得濕熱不

安。

牆上的咕咕鐘，跑出來一隻似乎被這股熱浪熱昏的小鳥，勉強從牠乾枯的喉嚨發出兩聲，兩點了！這場雨不知又要下多久。

兩年前也是這樣的午後，一個皮膚黝黑的年輕人，把一個長得很奇怪的樹瘤搬進了店，用很真誠的語氣乞求我的店讓他寄放，我斷然拒絕，我這個五坪大的小店，怎麼可能讓他放這麼一個巨大的樹瘤。看它的重量絕對超過五十公斤，更不可思議的是，眼前這個年輕人居然能扛著它行走。

「老闆，拜託啦！我已經求過九家店，希望你能成全，謝謝！」他操著不太

純正的國語說著，額頭上的汗順著臉頰直流入他的眼睛，鹹鹹的滋味雖刺痛他的眼，但他堅毅的眼神，卻在這時攝住了我。

「告訴我一個我可以接受的理由！」我心軟得替自己找個藉口。

「我在尋找一位女孩，喔！不，應該是女人，十年了！」這時他用那雙極粗糙的手，翻動那顆樹瘤。映入眼簾的竟是兩個歪歪扭扭的字跡，隱約隨著那腫大的瘤痕可見「彩虹」二字；他苦笑地說：這道彩虹曾出現在他寂寞的十七歲。那年中秋，當豐年祭晚會結束，他帶著微醺的步履，來到一條已被月光染成銀白色的小溪。這時一陣悠揚的歌聲飄過耳際，伴隨

而來是一位長髮飄逸的女孩，如森林中的精靈，慧黠地對他一笑，從此他們相知相惜，兩情相悅。但現實艱苦的環境，總是如影隨行。

在一個宛如被墨汁深埋的夜，他似乎聽見她一聲淒厲的叫聲，他以平常打獵的矯捷身手，一柱香的功夫越過兩個山頭，來到那間破舊的房子，拚命地呼喚著「彩虹！」，「彩虹！」一聲聲劃破這死寂的夜。

「不要叫了，她已經被我賣去台北了！」柄叔，彩虹的親爹踩著極其不穩的步伐，張開那滿是酒味亦鑲著滿口金牙的嘴，說出令他無法招架的事，他跌坐在地上良久，良久……

日子像懸掛在相思樹上，隨著歲月不停地擺盪，按捺不住思念之情，就在這惱人的仲夏之夜，他又來到這棵大樹，只因樹幹上有她的簽名「彩虹」。它原是臺灣平地常見的大樹，學名「苦楝」，又名「苦苓」。在這一千公呎的高山區是不太可能成長的！然而在一次相約時，他們才在人煙稀少的後山發現它，她總是喜歡稱它為「苦戀」，她說：「苦苦風塵，戀戀情事，捨你猶憐！」而今他已墜入風塵，苦戀情事。他問她：「捨我其誰？」

伴著明月依稀可見那兩字刻痕，然而他不禁打了一個寒顫，曾幾何時，樹幹上的二字被一個腫大的突出物包圍，使得「彩虹」二字扭曲變形，那樹皮皺得如千年姥妖，圈圈網網著那道「彩虹」。

「如果有一天我失蹤了，你就砍下這棵大樹，扛著它來找我。」十年裡，他從未想過砍它，畢竟只剩下這「丁點的回憶」；但現在他心急如焚，砍了它吧！希望彩虹平安無事。

兩年了，這顆奇醜無比的「苦戀瘤」，依然靜靜等待重逢之

默，是否因遠離孕育她的好山好水，而使她失去年青應有的光澤。曾仔細看她的手，深感她絕不屬於這個車水馬龍的城市，那是一雙擁抱大地之手，纖細中帶著草香……當她牽起我已磨破的手，想哭！貧窮的年代兩個萍水相逢的女孩。中秋節的明月載著她回家，相約再見。在那個起風的冬天，她失約了！

人。「鈴……。鈴……。」電話鈴聲響起，在這場大雷雨中鈴聲顯得特別微弱。

「喂！請問是老闆嗎？」一個全然陌生的女子，不落實的聲音似乎來自遙遠天際。

「是的，請問……」未等我說完，她已迫不及待說著：「請苦戀之人不必再尋覓了，因「彩虹」在兩年前一次與客人交易中，企圖由三樓窗戶逃走，墜樓而死……」略！電話掛了。

就這樣斷了嗎？回頭望著那塊木頭，「彩虹」早已被淹沒在既深且亂的皺摺中……

此時店門呀呀，被打開。眼前這個被雨淋得不成人形的男子，在他的臉龐，我已分不出是雨或是淚。兩年來，每當他走進店時，我的一個眼神或一次的搖頭，無需言語，最後他總是默默離開。而現在他又出現我的眼前，我卻張著口，喉嚨裡已發不出任何聲音。

後記

如果她只是個過客，為何歷經三十年的歲月，我依然有著淡淡的思念。

那年夏天特別炎熱，與她相逢在台北一間小型電子加工廠。兩隻童稚的手不停地插著鐵片，一整天下來對於一個十三歲的小孩，她的手指已開始疼痛不堪，卻看到她無動於衷，忍不住問她：「妳手不痛嗎？」她回應道：「痛！可是我想多賺點錢」。

一位來自屏東原住民的女孩，美麗的臉龐裹著無底的沉

